

莆田縣志

PUTIAN XIANZHI

歷代莆田人民反侵略反壓迫鬥爭簡史

(草稿)

(莆田人民鬥爭史資料之一)

(上)

.....
內部資料
定期收回
.....

莆田縣志編集委員會

1963年7月

历代莆田人民反侵略反压

迫斗争簡史(草稿)

(自宋代至鴉片戰爭前)

(一) 宋初以林居裔爲首的農民起義

從唐末經五代，位在東南海邊的莆田，一直是在封建割據的勢力統治下；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陳洪進獻漳泉二州，莆田地屬泉州，才又成爲統一的宋帝國版圖的一部分。

在割據勢力統治下的莆田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受盡了統治者殘酷的壓迫剝削，生活非常痛苦。據史書所載，那時福建人民跟兩浙、廣南、荊湖諸州人民一樣，要納什麼「丁身錢」。許多人，當然，絕大多數是貧苦農民，因爲負擔不起這種橫征暴斂，生了孩子，就活活地把他弄死；就是勉強養大了，也往往不是賣給人家做僮奴，就是逃到和尚寺里去做和尚。不但這樣，特別是漳泉興化人民除納「丁身錢」以外，還要「計丁出米」。按照當時規定：泉州興化地區，不論有用的主戶，或無田的客戶，每丁每年要納米七斗五升，漳州地區要納八斗八升八合。這種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一直維持到北宋中期才先後減免。「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六月，兩浙、福建、荊湖、廣南諸州循舊制輸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丁者或棄不養，或賣爲僮奴，或度爲釋老，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又，「皇祐三年（1051年）十一月，詔漳、泉州，興化軍自僞命以來，計丁出米甚重，或貧不能輸，朕甚憫之，自今泉州興化軍舊納七斗五升者，主戶與減二斗五升，客戶減四斗五升。漳州納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斗八升八合，客戶

減五斗八升八合，爲定制。」（福建通紀引續通鑑長編）。

陳洪進割據漳泉期間，人民的負擔更重，生活更苦。他爲着維持他割據勢力，一面聚養了很多爪牙和一支數以萬計的武裝隊伍，一面每年又要貢獻很多貴重的禮物給他的上級或者比他勢力更大的割據者。他想盡辦法向人民進行搜括，他的子弟親戚還如狼似虎地到處向人民進行訛詐勒索，漳泉二州人民無不叫苦連天。在他統治期間，無名科欵，多到無法計算。他強迫了男當「館夫」，担任爲他服務的交通運輸的勞役；不服役的就強迫他們按服役的時間納錢。單這一筆剝削的收入每年就有銅錢幾千貫，鉄錢幾萬貫。這種強迫服役的制度，一直到太平興國八年才廢除。有一次宋太宗看了福建的版籍后，對他的宰相說：「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隸數萬衆，無名科欵，民亦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頃苛稅名，吾民當小康矣。」當時包括莆田在內的漳泉二州人民，負擔之重，生活之苦，由此可以概見。

人民受到殘酷的剝削和奴役，生活不下去，就不得不起來反抗。太平興國年間，莆田林居裔領導的農民起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起來的。

林居裔游洋人，他的家世如何，不得而知，舊興化府志說他「以多貲武斷鄉曲」。他的家庭應該是個富裕中農。因爲他愛抱不平，慷慨好義，受到鄉人的信仰，所以他的號召力很強。他起義的地點就在他的家鄉百丈。其地阜百丈山，有百丈嶺，「山極幽致，延袤百余里，上有六岩，一曰客廳，二曰古仙，三曰石塔，四曰石傘，五曰石樓，六曰重元，千奇萬狀，窮目力不可盡」。是一個相當險要的地方，所以當時地主階級就污蔑他所領導的起義軍叫「百丈草寇」。舊縣志還載，附近何岩還有林居裔「柵居」的遺跡。

林居裔起義時，莆田一帶農民因受不了統治階級長時間對他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紛紛起來響應，起義以後，爲着加強號召力和起義軍內部的團結，林居裔自號西平王。

起義后，宋政府命令就近調兵圍攻。這時，涵江人陳應功自請爲先鋒，想不到一交戰，即被英勇的農民軍打死，當時，晉江人黃禹錫辦理

莆田縣事，林居裔寫信給他，要他參加起義軍。黃禹錫這個傢伙是個死心塌地的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自然不肯背叛他的階級投向起義軍這邊來，他接信后，不但不答應，並且派他的長子觀到福州向漕使楊克讓乞師，進攻起義軍。林居裔聽見這個消息，立即用計把黃禹錫和他的次子拿來，痛斥一頓。這時，莆田大官僚陳靖也向楊克讓乞師。克讓派兵來，起義軍奮勇抵抗，給楊克讓的軍隊以沉重的打擊。

陳洪進獻地后，宋政府一面命令洪進的兒子文顯知泉州留后，一面提拔殿中丞喬維岳爲通判，幫助文顯統治泉州。那年冬，喬維岳剛到任，百丈起義軍「十余萬人」進攻泉州城。這時泉州城只有官兵三千，怕死的政府軍將領，監軍何承矩、王文寶看勢不佳，準備下個毒手，「屠城焚庫」，然後逃跑，由於喬維岳不贊成，才沒有這樣做。不久楊克讓自福州親自帶兵來，起義軍給以相當打擊后，才離開泉州。這段事實福建通紀引續通鑑長篇原文並把它列爲太平興國三年事。原文是這樣：「是冬維岳始至，會仙遊莆田百丈草寇，十餘萬來攻城，城中兵才三千，勢甚危殆，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城焚庫而遁。維岳抗議，以爲朝廷緩運之寄，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焚庫，豈詔意哉。矩等因復堅守。會兩浙西南路轉運使馬翊、楊克讓自福州率兵來救，圍遂解，監軍王繼昇率兵追擊，擒其魁，械送闕下，余寇悉平」。百丈起義軍「十余萬」人進攻泉州，這個數目不很可靠，據福建通紀所載，陳洪進獻地時，漳泉二州人口總共只有三十一萬四千多人，單莆田一縣的起義軍當然不會有十多萬人，否則，一定以百丈的起義軍爲主，還有其他各地的起義軍參加。根據這役記載，可見林居裔領導的起義軍不久即被王繼昇等殘酷地鎮壓了，林居裔也被殺害了。舊莆田縣志也有同樣的記載：「兵馬都監王繼昇與莆田人伍潤潛帥精兵萬二百乘夜追擊，擒林居裔誅之」。至於興化縣志黃禹錫傳說：「居裔以繼昇禹錫與其次子置帳下，詰以乞兵，欲殺之，會觀兵至，居裔惶恐，未敢輒刃，已而力諫，泥首請降」。所謂「泥首請降」，顯然是捏造的。

起義軍被鎮壓后，宋太宗「閱游洋圖誌，念游洋地險，欲以德化之，太平興國四年，乃卽其他，析置興化縣，卽舊縣地。此爲興化置縣

之始，「興化」二字也始於此。」（莆田縣志輿地）。

興化縣志載：「興太里有林將軍廟，靈應如響」。按林將軍即林居裔。可見居裔雖然失敗，他的精神却仍然活在人們的頭腦中，長時間受到附近各地人民的崇拜。

起義軍雖然被統治者殘酷地鎮壓了，但莆田人民並沒有放下鬥爭武器。他們繼續戰鬥。自然，這些英勇的鬥爭事實，都是過去地主階級的文人學者所仇視的，也是他們所害怕的。不過事實本身是掩蓋不住的。他們雖然不願意把它傳諸史冊，但就過去史乘中可以查出的一些零星片段的記載，也可以看出終北宋和南宋時期，莆田人民的英勇鬥爭並沒有停止過。如莆田縣志所載：

慶元五年（1199）陳仲微「納縣尉，擢縣事，會歲大稔，軍卒挾領民爲變，仲微戮其首數人，余置勿詰」。

紹定元年（1228）「城隅，盜起，民無所恃，多潰，邑人陳密創議更築」。

景定五年（1264）「海寇林長五猖獗」。

宋末度宗時，「寇陷穀城」。

這些記載，雖然只具鳳毛麟爪，不能窺其全豹，但莆田人民英勇鬥爭的一貫精神，顯然可見。

（二）南宋末年的抗元鬥爭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兵陷臨安，南宋的皇太后領着幼小的皇帝投降元軍。五月，南宋將領陸秀夫和張世杰等在福州立益王趙昰做皇帝，維持南宋的政權，升福州爲福安府，改是年爲景炎元年，以莆田人陳文龍參知政事。九月以興化「石手」軍亂，命陳文龍知興化軍。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兵破建寧府，邵武和南劍州相繼淪陷。元兵進攻福安府，降將王世強爲嚮導，知府王剛中以城降。

王剛中不但自己投敵，還無恥地派人來興化軍勸陳文龍也向元投降。陳文龍把他殺掉，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王世強。十一月，陳文龍打敗元兵於囊山下，太學生盧澤又勸命勸降，陳文龍又嚴詞拒絕。十

二月，元兵攻興化軍，以降將陳鵬和林華二人做響導，詭稱援兵至，通判曹澄孫以城降。陳文龍被執，「至福州，見董文炳等不屈，左右凌辱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歧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心。情詞慷慨。唆都愀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葬西湖知果寺旁。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侍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計聞，詔謚忠愍，廟號昭忠。元至正間，遣宣撫使李文虎至郡，訪求文龍子孫，將錄用，無有應之者」。「陳文龍字君實，高祖宋卿與丞相俊卿爲初從兄弟，咸淳四年，廷對第一，初名子龍，度宗爲易焉，文龍雅爲丞相賈似道禮重，由鐵東節度判官歷監察御史。先是，台中凡有建白，皆呈稿似道，文龍獨不呈，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陽請啓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鼎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皆極論之。似道大怒，黜知撫州，旋又使大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兵東下，文虎首迎降。似道兵潰魯港，最先遁。帝悔不用文龍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棘，王掄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疏曰：「書曰：『三后協心，同底於道。』今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逼，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宜中與掄終不相能而去。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於是張世杰，文天祥師俱敗，元兵至杭州北關，文龍請身督殿旅，合江下義其決一死。議不合，世杰等遂以益王，廣王赴閩。衆議降元，文龍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上疏求還，不報，乃歸。德祐丙子五月，益王卽位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潭州叛，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辟前守黃捨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叛，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十一月元董文炳阿剌軍等以兵至福州，益王趨廣州，文龍去前官充閩廣宣撫大使，於是殫家財，募萬兵，卽興化軍開闢。」（以上均引興化府莆田縣志

卷十八陳文龍傳）可見陳文龍自始至終就是南宋末年力主抗元的愛國將領之一。

陳文龍被執后，第二年即景炎二年三月，文龍從叔（隔建通紀作從子，誤）陳瓚舉兵殺元守將，恢復了興化軍。陳瓚在「宋末，知必亂，無仕進意。德祐丙子十一月，帝趣海，命文龍開闢興化，瓚傾家財三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杰贍軍。世杰欲授以官，瓚曰，吾爲忠義所激而來，豈買爵邪！辭歸。十二月，叛將林華、陳淵與通判曹澄孫以城降，文龍被執北去，瓚曰，姪不負國，吾不負姪。即陰部署賓客，募丁壯，景炎二年二月率兵攻林華等誅之，復興化軍，以其首告于祖廟，遂獻于廟。端宗嘉其忠義，命以通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世杰犄角，復福泉二郡。」（同上縣志陳瓚傳）

六月，張世杰將淮軍和陳吊眼、許夫人諸洞寨軍圍泉州。泉州多宗子，聞世杰至，糾萬餘人出迎王師。蒲壽庚閉城拒守三日，盡殺南外宗子。陳瓚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世杰。

十月元將唆都率兵到福州，南下攻興化。陳瓚團結軍民閉門拒守。瓚號令嚴整，軍民奮奮。元兵攻城，矢石如雨下，后又造云梯炮石，元兵熾附登城。守城的軍民，與元兵展開了劇烈的戰鬥。城被攻破后，瓚又率家僮丁壯五百人跟軍民一道與元兵進行了一天的巷戰。元兵被打死的有一千多人。瓚被執。唆都要他投降瓚大罵不屈，唆都大發獸性，不但車裂瓚以徇五門，還下令在城中大殺三時，血流有聲。這是莆田有史以來空前的浩劫。

陳文龍、陳瓚叔姪二人，爲保衛祖國，爲保衛鄉土，先后壯烈犧牲，他們的英勇事跡大大地感動着莆田人民，直到現在，在莆田人民的頭腦中還留有深刻的印象。

（三）元統治下的農民起義

元兵攻佔興化后，改興化軍爲興化路。元朝的統治是我國歷史上許多封建王朝中最殘暴的統治。它把各族人民分爲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等。從中央到地方，高級的官吏都是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爲着加強它的統治力量，元統治者也拉攏一批漢族地主參加政權，各地漢族地

主也勾結蒙古官吏，欺壓人民。人民是在雙重的壓迫下過着悲慘的生活，特別是南人，南人是四等人中最受壓迫的一等。元改興化軍爲興化路，轄興化、莆田、仙遊三縣。興化路設置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同知一員，判官一員，推官一員，經歷、知事各一員。達魯花赤是興化路最高級的官吏，規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

元朝時候，農民負擔非常沉重，以福建來說每年除交納夏稅秋稅外，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負擔，苗有苗稅，鹽有鹽課，酒有酒稅，還規定福建，每年要貢獻織緞三千匹，木棉十萬匹，納服二百件，還要製造什麼象齒帶，車渠帶，還要貢獻大批燕窩，還要進鴿等等，供統治者荒淫奢侈的生活需要。這些東西最後負擔當然都是落在農民的肩膀上。還不只這樣，官吏往往乘機勒索貪污，農民的負擔就更重了。「正元二十九年，八月初，福建參政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兩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福建通紀）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此外，元朝時候，福建還有墾戶、沙魚皮戶，採珠鮑戶等，專供統治者役使。

在封建專制剝削制度下的官吏一向是貪污的，而元朝官吏的貪污更爲突出。至元二十六年，以王暉爲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暉上言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邊徼要地，而民情輕詭，自平宋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嚙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殘之……。暉黜官吏貪污者數十人……民得少安」。又泰定二年九月，遣江東道廉訪使朵列剌，太史院使齊履謙宣撫江西福建，罷官吏之貪污者四百余人，錫免括地虛加銀數萬石。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減之」。（以上據福建通紀）。這些事實只是統治者欺騙人民的緩和階級矛盾的一種做法，但由此可以看出由於官吏的貪污，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因而推動了人民起義。

由於元朝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壓迫剝削空前殘酷，因此整個元朝，福建跟全國各地一樣，農民起義始終沒有停止過。到元朝順帝時，農民起義軍更到處爆發起來。以當時興化路來說也是這樣的。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仙遊朱三十五聚衆起義，進攻青山，爲萬戶李綱據壓。（福建通紀引元通鑑）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仙遊陳君信起義，攻下仙遊縣城，達魯花赤倒剌沙聞風逃走。起義軍乘勝進攻興化路城，莆田黃僧一亦聚衆響應，經歷高本祖率兵抗拒。起義軍轉攻泉州，入永春。永春縣尹盧琦對起義軍施展了分化的陰謀，起義軍內部有人叛變，縛君信以獻。君信被殺害，起義軍被鎮壓了。（元大事記轉引自圖書集成）

至正十三年，江西王善率領一支農民軍入福建，官軍守羅源，羅源與連江接壤，連江寧善鄉地主劉潛募兵抗拒，被農民軍打死。這年，泉州大飢。第二年（至正十四年）泉州種不入土，人相食。四月，安溪李大，南安呂光市聚衆起義，遣部下劉廣仁等攻仙遊城，擒達魯花赤倒剌沙，殺之。九月廣仁率起義軍攻興化路城。這時王善率領的農民軍與安溪、南安的農民軍會合，稱義泉軍，聲勢浩大。（按續軒渠集載：「至正十四年九月，義泉賊入境，殘破廣化寺。這裏所謂義泉賊，就是江西的起義軍與泉寧的起義軍的總稱）邑人陳孫通、許必珍、黃德寶等組織地主武裝抗拒，劉廣仁同仙遊。第二年（至正十五年）正月，元政府派宗正扎牙失里來興化担任守御。

由於階級矛盾的尖銳，促使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

至正十八年八月，浙江行省平章三旦八「討饒州，貪財玩寇，久而無功」，遂安籍遷職福建行省。至福建，爲廉訪簽事殷若帖木兒所劾，拘之興化路。十九年泉州萬戶阿里迷丁率兵攻興化路城，擄三旦八返泉州。興化判官柳伯祥入城。二十年正月，興化路推官林德隆（亦作林德鑑，莆田人）與判官柳伯祥又不洽。德隆集合民兵于黃石鎮，脅迫伯祥，伯祥遁走，德隆入興化路城，自任興化路總管。十二月，林德隆與當時任同知的惠安人陳從仁勢不兩立，發生混戰。從仁聯合分省右丞苦思丁攻殺德隆。德隆子林琪逃福州，林琪逃泉州。二十一年，苦思丁又殺同知陳從仁。陳從仁的弟弟陳同和妹夫柳伯順（伯祥的弟弟），率兵略惠安，聲言要攻興化，爲陳從仁報仇。七月，柳伯順陷興化路城，自稱府判。八月，泉州萬戶阿里迷丁命其部下扶信跟林琪（林德隆的兒子）等攻路城，逐走柳伯順。扶信自稱元帥，林琪自署總督。二十二年三月，柳伯順由永福縣（今永泰縣）偷襲興化縣，陷之。四月進攻路城，沒有

成功遁去。六月，又攻路城，仍不克。

二十四年正月，泉州市舶司阿巫那命部將博拜大關及興化路城，不久退回泉州。四月，福建行省左丞觀孫（或作孫觀）奉詔分省興化路，駐路城。阿巫那不服從觀孫，以兵脅觀孫，觀孫不自安，下令繕城垣，疏浚城濠，日役萬夫，苛政滋出，民不堪其擾。二十五年，福建分省左丞帖木兒不花分省興化路，阿巫那仍不服，又以其脅帖木兒不花。十一月阿巫那命其部下通事哈散，惠安縣升黃希善和博拜大關等率兵入路城，劫殺近郊村落及涵江、江口等地，直至蘇嶺、漁溪、宏路，迫近福清。二十六年，正月，博拜大關又進陷興化、仙遊二縣，所至殺掠殆盡。二月，林瑛、柳伯順攻襲路城，擒哈散，殺之。博拜大關退泉州。不久，引兵反攻，林瑛被敗，溺死，林瑛遁走。博拜大關焚掠莆禧林瑛家鄉，並縱兵擄掠沿海村落。

四月，福建行省參政陳有定攻下興化，殺博拜大關。陳同、林瑛、柳伯順向陳有定投降，五月，陳有定克泉，擒阿巫那。九月攻漳州，漳州總管羅良戰死。興化、泉州、漳州三郡才比較安定。

七八年來統治集團的混戰，給莆田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四）明中期以后的農民起義和抗倭鬥爭

至正二十七年（1367），吳王（至正十六年，朱元璋克金陵，稱吳國公）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付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等兵由江西征福建。十一月廷美等引兵虔杉關，遂下光澤，進攻邵武；元將宗茂以城降；克建陽，元守將曹復鳴亦降。那年，吳王還命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明州（寧波）由海道取福州。湯和軍克福州城后，遣部下袁仁和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

第二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元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城遁。耆民李子成等率羣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皆降。這年，湯和廖永和等進兵攻延平，擒陳友定和他的兒子送京師，不久被殺。

洪武二年改興化路為興化府。改莆田縣署為府署。這說明殘暴的元

朝統治已被推翻，新王朝的統治已在開始。明朝的統治，特別是明初的統治，雖然比元朝寬了許多，但封建剝削依然很重。

明朝初年的田賦，係按照土地面積征收，同時也參考土地的等級，在夏季開征的叫作夏稅，在秋季開征的叫作秋糧。夏稅秋糧主要用糧食交納，也可以交納絲，絹，布或銀錢。明政府規定男子年滿十六歲的叫作成丁，成丁要服役，一直到六十歲才免役。民戶担负的役有三類。按戶服役的叫作「里甲」。每年由里長一人率領甲首十名，辦理本里本甲催收解運錢糧等事。按丁服役的叫「均徭」。「均徭」又分力差，銀差兩種。本人充役的叫作力差。向官府交銀，由官府另外招人應役的叫做銀差。一切臨時應官府差遣的雜役叫作雜泛。

明中期以後，統治階級剝削農民更加橫暴，農民除繳納規定的田賦以外，還要負担「加耗」。所謂加耗，就是以補償運輸的損耗為名義的，每石另加耗米幾成。地主階級佔據着糧長等職位，把持着直接向農民徵催田賦的職權，橫暴地用大斗向農民榨取，定出各種名目向農民勒索。在他們的橫征暴斂之下，農民的負担增加了好幾倍，有時候，地主階級又借口農民拖欠田賦，強占農民的產業，甚至任意毆打農民，把農民囚禁起來。此外農民本人如無法繳納田賦和額外勒索，虎狼般的統治者還要強迫他的親屬來繳納。

明朝初年，政府規定重役由富戶担任，後來富戶用賄賂取得免役的特權，所有輕重徭役全部轉移到下戶貧民的身上。應役的人給官府採辦貨物，官府只給一二成價錢，甚至一點不給；買來以後，官府又常常故意挑剔，罰令重買。上司人員到縣，照例要用酒飯招待，錢財賄賂，這些也全攤在下戶貧民的身上。應徭的下戶貧民還要應酬跟隨官員的吏，胥，皂快，不得不送錢給他們，這樣，輪到服役的人沒有不弄得傾家蕩產的。

當時，政治腐敗，水利不修，遇有水旱災害，農民的生活就更苦了。

明中期以後，一般的官僚，地主也大規模地兼併農民的土地，舊董田陳志載，許克相捨充學田的田，坐仙遊興泰里就有二百四十多畝，那

他自己佔有的全部田地當然更多了。明末，土地集中的情況更加厲害，陳邦賢熙朝舊蹟小紀載：明末，仕改清操，捆載而歸，求田問舍，每戶數千担，郭尚書租至一萬三千石，清惠洋庶民方南川租亦一萬二千石，富者千倉萬箱，往往閉糴，每至春末，谷價湧高，由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明中時以後，宦官把持政權，兼管全國稅收，霸佔市舶司，鹽場坊和鹽場。他們的苛稅包羅萬象，木材、舟車、布匹、魚、鹽、茶油以至斗米隻雞，都要收稅。

天啓年間，宦魏忠賢更加貪婪橫暴，他的爪牙散布到全國，大規模的搜刮民膏民脂。他們甚至白晝搶劫民財，任意傷害人民，弄得很多人家破人亡，走投無路。

以上是明朝統治下普遍的現象，莆田自然不會有例外。由於這樣，所以有明一代，特別自明中葉以後，莆田和全省或全國人民一樣，不斷發生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這些鬥爭事實，據舊時文獻零零碎碎的記載，已經查出的就有下列幾事。

永樂三年（1406）崇仁里居民林守武聚集飢民起義。興化縣志職官志載：吳旭「永樂二年甲申春來宰斯邑。……次年三月，蒼赤扼于枵腹，崇仁里居民林守武倡垂絕之黨，而為鼠竊狗偷。幕府將移師而殲之，侯曰，飽則罷法，飢則玩法，大都民情也。從而陳師鞠旅，皆非先皇主上愛民之心。于是乃着縞白衣冠直探虜營而往說之，悉其利害以相告。守武泣下，即日解甲而去，侯乃持五百金為錫焉」。根據這段記載，可見這次飢民起義規模相當大，並且持有一定數量的武器，因此嚇得當時「幕府」要「陳師鞠旅」「將移師而殲之」。後來又迫得吳旭不得不用軟化的辦法，裝模作樣地穿着「縞衣白冠，直探虜營」。用花言巧語欺騙他們，他們才受騙「解甲」而去。

到明中葉成化、弘治年間，莆田社會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致有所謂「姦究迭起」，威脅着統治者的統治，統治者採取了捕殺的手段把它鎮壓下去。縣志職官志載：弘治之年，朱海任興化府同知，「時法度寬縱，姦究迭起，朱乃設法捕獲之，民乃安堵」。可是矛盾並沒有緩和，

相反的，更加尖銳化，到弘治九年（1496）便爆發了以烏七山為首的農民起義。

烏七山，（或作烏七三 原係廣業里資國寺的和尚，見當時政治腐敗，人民對政府十分不滿，乃假借「天意」，聚眾數千人在仙遊興太起義。縣志寺廟志載：「資國寺在縣北廣業里，洪武二十七年重修。宏治九年，僧徒烏赤山（烏七山）謀為不軌，虎据梟傑，勢不可支；后營于興太里，為邑之勇士魏大臨所誅」。通志魏昇傳也載：「先是黃陵僧曇法有妖術，遊方至莆田資國寺，謂烏七三曰，吾夜觀天象，紫微星明于須女之七十五度，足下當為天下偏霸主。七三大喜，遂同作亂，聚眾數千，屯仙遊。知縣張仁敬昇（即魏大臨）剿之。七三走至樟村，昇追及斬之，曇法遁去」。

烏七三的起義雖被鎮壓下去，過了幾年，弘治十二年（1499），情況又再緊張起來。縣志祥異志載：那年「夏、秋、冬、三時不雨，民至無水可飲，……時諸惡少欲為變，太守陳效申告上司，以嚴治之，人心稍定」。所謂「諸惡少」，顯然不是少數人而是人民羣衆正在醞釀民變。這樣才引起統治者害怕，「申告上司」，最后用殘酷的手段把它鎮壓下去。

正德五年（1510）又有一隊人民起義武裝在涵頭，黃石一帶出現，政府無如之何。朱淵的天馬山房集載：那年「九月山寇一夥不及百人，黎明至涵頭劫掠鋪面，由黃石直抵塘下，東橋。囊負所獲，操戈橫行，不成隊伍，居民皆却立遠視，莫敢誰何。殺死一人及傷斃者一人。晚由橫塘，東郊循木蘭而去」。所謂「劫掠鋪面」，那些被「劫」的顯然是平時囤積居奇放高利貸者。他們是人民所深惡痛絕的，所以居民皆袖手旁觀，心中高興。由此可以看出這隊起義武裝紀律是嚴明，他們除對付少數為人民所痛恨的剝削者外，並無打擾附近的老百姓，所以居民才敢「遠視」而沒有驚慌逃跑，所以起義軍才能從容地由黃石直抵塘下、東橋，再由橫塘、東郊循木蘭而去。人民和義軍完全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

嘉靖二年（1533）七月，有一隊起義軍一百多人由中大總帶領

於初十日入常太里，十一日屯白沙，后至太湖陂，趨白馬嶺，進至江口，政府軍和地主武裝聯合起來進攻，均被打敗。據縣志記載，經過的情況是這樣的：嘉靖癸未（按即嘉靖二年）七月，流寇中大總——廣東饒平人，聚黨百餘人，初十日入常太里剽掠，十一日屯營白沙，隨掠廣業里，分巡吳昂自同安以民兵三百人至，賊突出太湖陂，趨白馬嶺，謀襲瀘江，邑人知縣張廷槐率衆禦之，賊移營江口，典史汝良手射衣紅的一賊，義兵林本著赴戰死，汝良中弩箭，昇至家絕，張廷槐復以鄉兵五百夾擊，兵敗，其姪張世清死之，已而賊由梅洋入新縣，從九座山遁去」。只有一百多的起義軍，而政府軍和地主的聯合武裝卻有三百人，五百人比它多了好幾倍，為什麼反被打敗呢？原來起義軍也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天馬山房集記載這次的經過是這樣的：

「汀漳流賊百餘人，由仙遊北隔嶺（按即白馬嶺）入廣業，突至溪北黃民家，殺傷人口，去城五里而近，城門警嚴，遁入深山，望江里前王惡少王國材父子與其族人儻，陰爲嚮導，晨至其境，鄉紳男婦數名，退即迎仙舊寨置營，各責狀，立限退征，時時剝削，斬艾貧者以逞威，時分巡福寧道按司簽事吳昂按莆，同知李正管攝郡事，籌劃無策，而劫質之家，反爲張皇聲勢，走透機密以祈緩死。一日，官兵接戰，市民袖手相率往觀，賊以大旗旁綴小鉤，剝利開張自蔽，臨陣忽出旗下鏖戰，我兵敗，殺死梟勇林本著，擒獲嚴校嚴簡，居民大震，勾調浦城縣民快，漳州海滄戰手，俱至，相持彌月，各家典變田宅，借貸親戚，以贖人口，所費不貲，又爲置買圓帽，云鞋，脫身等物，乃歸嚴簡，從冬安尾而去，遁入德化」。

根據這段記載，可見起義軍入境時有人替他們「陰爲嚮導」。官兵向起義軍進攻時，市人却「袖手相率往觀」，這樣才使官兵失敗，林本著戰死，嚴簡被擒。這些事實，很明顯地說明中大總率領的起義軍是受到人民支持的。至於說：「而劫質之家，反爲張皇聲勢，走透機密，以祈緩死」，這種人絕不是被（劫質）的以祈緩死的，而實際是已經參加了起義軍的。為什麼人民會支持甚至參加了起義軍呢？因爲起義軍替他們報仇。比如王國材父子平時受族內地主豪強欺壓，心里非常氣憤，因此

起義軍一來，就暗中替起義軍做嚮導。地主階級卻蔑起義軍「擄掠」，其實起義軍所擄掠的正是那些有「田」有「宅」可以「典變」，有「親戚」可以「借貸」「以贖人口」的地主階級分子，這種人是人民所痛恨的。至於貧苦的老百姓則秋毫無犯，所以官兵去圍攻時，他們便在旁袖手而觀，絕不肯幫助官兵。根據這篇文件的記載，當時還可能有這種情況。檢校嚴簡落在起義軍手里，地方官如按察司簽事吳昂，同知李正正在「籌劃無策」的時候，便以此為藉口，乘機向人民勒索搜刮，以所得一半歸私囊，一半拿去「置買圓帽，云鞋，脫身等物」奉送給起義軍，一則緩和起義軍對他們的進攻，一則以贖嚴簡，這樣才迫使許多人破家蕩產。

早在正德四年（1509），張時旺、黃鏞、劉隆、李四等人在汀州一帶聚眾起義，以附近的大帽山為主要根據地，聲勢浩大。明初曾動了江西、廣東、福建三省的軍隊去圍攻。那時明政府和地主階級稱這一帶的起義軍為「汀賊」或「漳寇」。正德十一年（1516）大帽山的起義軍在曾師富領導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上面所述的市中大統率領至莆田的所謂（汀漳流賊）恐怕跟大帽山的起義軍有密切聯系，或者就是大帽山起義軍的一支。

嘉靖二十一年（1542），莆田大飢荒，一斗米賣到一百多錢，而地主富農戶則把糧食囤積起來不肯賣，於是發生搶米風潮，並繼而起義。縣志做官志，周大禮傳載：會歲（按即嘉靖，二十一年）大稔，斗米過百錢，……民間勒諸巨室困庾，以爛錢抵其值，于是諸無損嘯聚齊苻，變且起」。

嘉靖末年，又有客地人溫子良、黃九、鍾三等煽動羣衆暴動，並「樹幟曰激變回鄉」，一時興泉永三縣都受到影響。（興化縣志紀變漫言）

到萬曆十七年（1589），則又爆發了以柯守岳為首的農民起義。

柯守岳，廣業里下溪人。廣業這個地區，自宋太平興國年間建立興化縣以後，經濟相當繁榮，文化也發達。那時，「民居稠密」，「百姓殷闐醵享」，「家待書而戶禮樂，雖或僻在萬山之中，而人文之盛，於茲獨最」，（明蕭敏「裁革興化縣本」語）到元朝末期，由於統治階級殘酷的剝削，經濟逐漸衰落。至明正統年間，已經是一個「蠹蝕靡蕪，虎兇率賡」的荒涼地帶了。那時，「黎庶總總，非羅虎豹之苦，則厄瘡

厲之災，非受飢寒之迫，則遭盜賊之害，非連死亡之禍，則憂疾病之侵，……行者委屍於道路，居者聚骸於室內，……入其境則哀哭之聲村村而在，登其堂則嗟吟之狀，人人皆然。於是豪大之族，徙家而去之千里之外，而所遺一二鄉民救死猶恐不贍，安能當公門之賦役（「聞上」裁革興化縣本」語）。可是「宰黃業里者，率蕩破流移，計窮竊僻谷，菁黍誠微」，大肆搜刮，以供賦役。那時還有「汀州流徙，以插菁爲活，畚人異種，登居火餅，與甯康紙雜處」（明萬歷時方萬有「大洋巡檢司碑記」）。「莆人姓利之，遂相與招結甯汀異客，茶布以爲利」（明萬歷時鄭嶽「紀變漫言」）對畚民進行欺騙性的不等價貿易以取暴利。由此可見，官府的橫征暴斂，奸商的貪婪掠奪，使黃業里的人民簡直活不下去了。再加以遇到年成不好的時候，爲着生存，地主富人把糧食囤積起來，以高價糶出，貧苦的農民更活不下去了。除起來反抗以外，別無第二條出路可走。以柯守岳爲首聯合畚民的農民起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起來的。

柯守岳這次領導農民起義是在萬歷十六年多。起義的地點就在他的家鄉黃業里。他是針對着當時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情況，利用宗教來號召羣衆的，縣志載：「萬歷十六年十二月，柯守岳等作亂，守岳黃業里下溪人，妄言惑衆，扮鬼面大耳長鬚，垂簾受拜。鬼洋奸民會廷邦及畚民雷五等附和之。宣言海上游天王，有神異異機，欲圖天下。從者鼎沸。守岳立旗幟，以書生陳文章爲參謀」。

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義軍自新鄉的塗糜坑至風嶺亭集齊。一個起義軍的首領陳元泉拿了一把大刀在前面，以示身先士卒。他們一隊幾十個人經烏山至白沙，包圍百戶高泰的住宅，后來看見高泰家里「火燭燦爛命冑之士盈庭」，知其有備，遂至西場。當地畚民殺雞殺豬歡迎他們。最后他們仍回到塗糜坑，進一步發動羣衆，準備再舉。

第二天，畚民中有一個奸細私下拿了鷄毛豬毛到高泰和另一個百戶王元陽那里去告密。於是高泰、王元陽即刻向分守馮孜告變，馮孜據報即派把總胡全督率官兵一百多人到塗糜坑去刺探情況，可是他們到了塗糜坑，看見那里戒備森嚴，好像「鬼門關」一樣，不敢進去。其中有一個備襲名叫恩慈騎了一匹馬到白沙找高泰，質問他「虛報賊情」。高泰

送給他金子幾十個才走。

第二年（萬曆十七年）春，歲歉，斗米幾四十錢。地主富人把糧食藏起來，米價更貴。農民鬥爭的形勢又高漲起來。正月十五日，柯守岳領導的這支起義軍又集合起來，直至院埔地主賴先家，向他清算，第二天殺地主鄭志宏，遂樹旗幟，上面大書「游天王，鎮江山，救萬民」九個大字。不久至永福縣的五都一帶打地主土豪。嚇得永福縣的縣令一天三次「飛檄」給巡撫周來（或作綵），請求他趕快調兵去「剿辦」。周來假榜招諭，想用欺騙的方法，引誘起義軍向他投降。起義軍寫書回答他說：「我輩不因別事，只為高百戶禁糴高價，艱于粒食；若欲招安，須得庫銀一千兩，印信票一千張，高百戶首級一顆」。起義軍不肯投降，周來遂用武力鎮壓，派把總王子龍帶兵循永福縣直抵起義軍根據地，二月初，起義軍跟官軍大戰於大洋，以衆寡不敵，失利。這時莆田把總初全，哨官何維德，陳文正又分兵圍攻，起義軍頗有損失。三月初，起義軍再集中起來，在鳳際、吉嶺一帶繼續鬥爭。地主武裝——鄉兵圍攻吉嶺，起義軍英勇抵抗，殺死了鄉勇黃子敏。後來知縣張轡有募兵配合鄉兵從四方八面向起義軍圍攻，起義軍最後被鎮壓了。起義軍首領如柯守岳、陳文章、曾廷邦、奮民雷五等一百多人均被殺害。（以上事實主要根據明朝鄭嶽著「紀變漫言」）。

明末有黃章起義，崇禎十七年（1644）有林龍、陳尾起義，可惜史料缺乏，詳細情況無從知道，關於黃章起義，縣志武烈鄭氏產傳有這麼一段記載：「明末寇起，焚掠村落，所至蕩然。氏產誓衆保廣業一里，出戰，擒賊黃章，繼又斬饒振，鄭明瑞，擒其付十餘人以獻；后寇大至，戰殺」。可見黃章等率領的起義軍規模很大，鬥爭很劇烈，所謂「焚掠村落。所至蕩然」。這是地主階級的文人一向污蔑農民起義軍的謊言，即使有所謂焚掠，也必然是起義軍羣衆向所切齒痛恨的地主惡霸豪紳進行清算，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說明當時鬥爭是很激烈的，儘管黃章、饒振、鄭明瑞等被殘酷地屠殺了，不但嚇不倒起義的羣衆，相反的，起義的羣衆更多地參加了鬥爭，最後把鄭氏產打死，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這又說明當時鬥爭是很激烈的。